

40余幅作品记录时代剧变——

“火红的年代”见证上海峥嵘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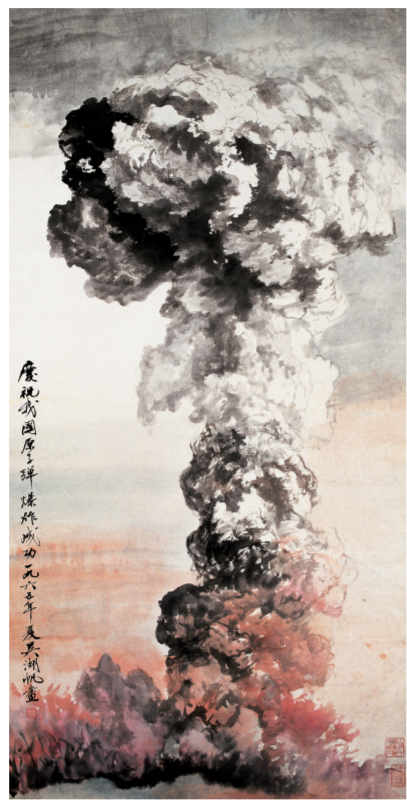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高素娜

程十发笔下的祖国春天,吴湖帆笔下的原子弹爆炸,丰子恺笔下的饮水思源,周鍊霞笔下的上海解放,陆俨少笔下的上海港,林风眠笔下的轧钢……5月12日,“火红的年代——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艺术特展”在上海中国画院揭幕,展览汇集了上海中国画院所藏吴湖帆、林风眠、陆俨少、郑慕康、周鍊霞、吴青霞、来楚生、唐云、丰子恺、程十发等艺术家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当时祖国建设和社会风貌改变的作品40余幅,其中近半数以往甚少展出,甚至从未露面。

“这些画作平时大多锁在库房,有的作品就连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老先生们对于现实题材的提炼、探索,令人佩服。”上海中国画院老画师、77岁的赵豫说。

走进展厅,一幅幅生动、精彩的画作,将观众拉回到上海解放初的峥嵘岁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解放上海》国画手卷。这一手卷创作于1957年,是以八幅连环画组图的方式合裱于一张长卷,生动地再现了1949年4月至5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历史事件。八幅作品除《扫雷》为汤义方、郑慕康、朱梅邨合作外,其余均为独立创作,分别为:汤义方《组织起来》、朱梅邨《反驻军》、郑慕康《送军情》、周鍊霞《引路》、吴青霞《攻打敌人最后碉堡》、潘志云《刘行战斗》、董天野《军民一家抢救生产》。这些作品既有以传统山水技法为基础,融入枪林弹雨、炮声轰鸣的宏大战争场景,如《攻打敌人最后碉堡》《刘行战斗》;也有选取小侧面表现军民合作、军民一心的感人瞬间,如《引路》刻画了月黑风高之夜,老百姓划着小船为解放军战士引路,《军民一家抢救生产》将视角定格田间地头,描绘了解放军战士与农民群众齐心协力抢救生产的画面。

1957年正值上海中国画院筹备阶段,当时已完成画师聘任,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现实题材创作。这批以上海解放为主题的作品是画院最早组织的主题创作之一,作者也都是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批画师,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不足50岁。其中,郑慕康擅长婀娜清丽的仕女画,吴青霞以画鲤鱼闻名,朱梅邨所作的山水苍润浑厚……参与《解放上海》组画创作的画家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画坛前辈,也都各具千秋,但他们却



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国画) 135×67厘米 1965年 吴湖帆



绿化都市(国画) 91×51厘米 1959年 朱纪瞻



上海港(国画) 139×68厘米 1966年 陆俨少

能在创作时求同存异、风格接近统一,这正反映了他们顾大局、秉持“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纯真情怀。“这幅作品虽然视角不同,但都画得特别生动。可能也有笨拙的表达,但却把当时解放上海出现的英雄人物进行了完整的表现。”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全国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对新社会、新生活充满极大热情的艺术家们集中创作了一大批以新中国蓬勃建设风貌为主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高度凝练的笔墨呈现了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经典之作由此诞生。此次展出的董天野《青春结伴到农村》、朱纪瞻《绿化都市》、程十发《歌唱祖国的春天》、胡伯翔《人民公社奶牛》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朱纪瞻创作于1959年的《绿化都市》,取材于上海市人民公园。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跑马厅收回国有,原址的南半部建造为人民广场,北半部改造为人民公园,于1952年国庆对外开

放,成为上海市民重要的活动中心。在这幅作品中,朱纪瞻以“深远”的视角呈现了人民公园一隅——小河环绕,河上有小桥数座,桥旁有各式凉亭、石亭、茅亭,游人既可在荷花池观鱼,亦可手划木船畅游乐园。同时,画家又以“平远”的视角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还可见南京路上熙来攘往,电车穿行其间,街道两旁树木整齐排列,热闹一览无余。上世纪60年代繁忙的上海港码头,也被陆俨少用一幅创作于1966年的《上海港》定格下来。该画中大型货轮停靠在码头上,车流穿梭不息地吊装运输货物,轮船烟囱蒸腾出的烟气飘入云霄,远处黄浦江畔鳞次栉比的外滩建筑在云水之间若隐若现,钢铁货轮、城市楼房、马路汽车的线性结构和朦胧缥缈的烟气、云水形成了对比。

如何用传统的中国画笔墨表现当代生活,尤其是表现建设题材的现实生活,在当时仍处于探索阶段。吴湖帆创作于1965年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堪称这类创作的经典。1964年10月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上下振奋不已。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吴湖帆选择以原子弹爆炸为描绘对象,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他在具体创作中将文人笔墨的抽象性意趣推向极致,意外地让画面获得了几分抽象表现主义特征。“这些创作是这批老艺术家过去没有涉及过的新题材(工人题材,现实题材),如何表达,对每位艺术家而言都是挑战。所以中国美术史上应该记录他们的不朽功绩,他们探索出了一条超越文人画,表达广阔生活的艺术道路。”施大畏说。

6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看这些作品,依然那么动人,依然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能感受到艺术家在文化观念、笔墨语言、创作心态、创作方法等多方面的审美开拓。“这些作品尽管在技术层面上有点不完整,但是那种真诚、质朴,饱含热情的笔触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给今后探索中国画发展以新的启示——用真情探索,寻找自己喜欢题材,探索一条新路。”施大畏说。

心灵的故乡

■谢永增

来孙家沟写生,还是住在窑洞里,还是睡在土炕上。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家里,平静而温馨。自从上学离开家乡后,土炕渐渐地离我远了,但躺在热炕上遐想的习惯没有丢,夜里的思绪就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蔓延在孙家沟的土坡上。

在孙家沟写生的日子,每天晚饭后顺着山坳里的小路走上几公里,舒缓一下写生的疲惫。山里的夜,静谧空灵,纷扰尽去,踩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童心又回来了,用力地喊上一嗓子,山坳就像一个巨大的音箱,“啊,啊,啊……”的声音传出去又返回来,听着我与“我”的合音在山里回荡,一身的疲惫一扫而空。

山西省临县孙家沟洋溢着浓厚明清味道,这是吸引我再来的原因。头一次来就觉得这里不同寻常,与吕梁其他村庄有很大差别。说来也巧,村里有个宅子很像我姥姥家,姥姥家的老宅子也是清代建筑,太姥爷是民国时期的郎中,深受当地百姓尊崇。据我老母亲说,当年那是门庭若市。现在还存有一块老百姓送的万民牌匾,正门刻着“杏林春暖”四个大字,后面刻的是密密麻麻的人名。这匾曾挂在姥姥家大门洞上,小时候去姥姥家最先迎接我的就是这块匾。现如今,姥姥家的老宅随着岁月的流逝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剩下的只有那块牌匾了。不知道是宅子的缘分,还是偏爱这里,进了孙家沟就像回到姥姥家一样,觉得特别亲切。这里的宅子坐落在山坡上,院套院七勾八连得很优雅,周边的山也比较低矮,与这些老宅相互衬托。仰望孙家沟的前人,更佩服那个时代的工匠,他们用灵巧的双手把一砖一瓦打造成有灵性的村庄,让我们这些为艺术而来的外乡人如获至宝。孙家沟不仅满足了我写生的欲望,也让我有了为孙家沟添砖加瓦的愿望。

在孙家沟没看到读书楼样的人,但村子里却弥漫着书香,是那种读书氛围好的地方才有的气息。这个村子曾出过大家物,留下了耕读传家和经商持家的优良传统,他

们注重培养子孙后代,读书会让步子迈得开走得远。孙家沟能走出很多商贾官吏,是与读书分不开的。我迷恋于这种书香氛围,坐下来写生时能全神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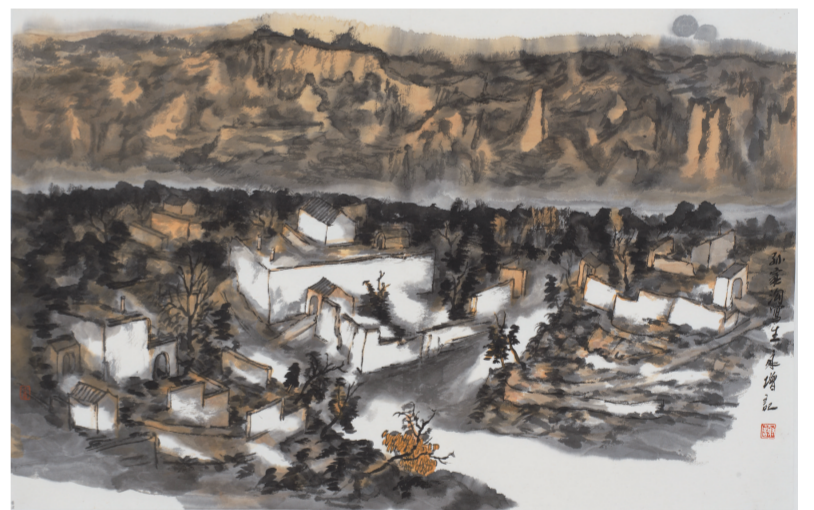
从绘画的角度看孙家沟,说一步一景也毫不夸张。房子依山而建,有音乐的节奏,有淳朴的原始味道,有让人静心凝望的空间,是难寻的写生宝地。站在村子的高处,望着说不出名字的院落,心暖了,没有孤独感了,徘徊的脚步有了方向。这个炊烟袅袅的村庄也成了我心灵的故乡。

孙家沟确实是在一条“沟”里,绵绵的溪流弯弯曲曲地从沟里穿过。雨季洪水奔流,旱季细水长流,这条溪流是村子的命脉,“哗哗”的流水声,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孙家沟人,陶冶了无数人的性情。孙家沟尽管长年有水流动,仍然是个缺水的地方,是靠天吃饭的地方。

顺着孙家沟的小溪往上游走,是东王家沟村,东王家沟住户比较松散,窑洞和房子都是建在比较陡的坡上,爬上去很费劲。东王家沟与孙家沟又不同,都是老百姓居住的窑洞,原始味道很浓,野趣横生让人心动,用我们行里的话说,那是真有感,有感觉的地方才能坐下画。当然,感觉也不是人人都有,感觉是修炼出来的,有感觉画出来才生动,我千里迢迢上吕梁,就是寻找心动的感觉,就是想把自己的心思转化为有感觉的画面。

初冬的孙家沟苍凉的味道很浓,时常会勾起我的愁绪。现在村里年轻人少,祖孙三代出入窑洞的情景不见了。常见老人带着三四岁孩子玩,本以为是享受天伦之乐,原来是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过年才回来团聚。想着年幼的孩子长年得不到父母关爱的那份苦,我心里不好受,眼泪便随着思绪在脸上慢慢地流淌。

夜深了,月光照在窗户纸上,树枝摇曳的影子在窗户上有点苍凉。风在外面呼呼地唱,我蜷缩进厚厚的被窝里,闻着被日光晒出的棉花味道,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谢永增孙家沟写生作品

心摹手追 纵心笔端

——水墨人物画写生随感

■任惠中

到现实生活中画的水墨人物写生,不是对客观对象的描摹,不是自然状态的抄袭,它是观察、认识、分析、感悟的一个全方位的表现过程,更是一个体验、感觉、发现并能捕捉到的最鲜活生活本质的过程。写生就是要在生活中去寻找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生动内容,写其“生”。

笔墨是存在于生活中的,笔墨的初始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一点一滴从生活现象中积累而成的。生活中的人物与现象,有些零碎无序,不那么集中、显现和突出,这对于我们以写实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水墨人物画而言,就要学会梳理、归纳、概括和提炼,不断地从生活中去再发现、再挖掘、再表现那些存在于生活中的点滴笔墨元素,汇聚成一个整合完整的水墨人物形象。

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可以汲取前人的笔法、墨法,但不是依据某一方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前人的观察方式和基本审美理念,虽不能立竿见影,但可能要比学一两招创作方法更本质。我们不避讳更不排斥已有且成熟的表现方法,并可广学博览。山水、花鸟、工笔、写意尽可细研精读,互切的某点就可能生出新内容,相叠之下可能产生厚实的气韵。思想活跃了,因为品读多了而不使头脑僵化;思路敏捷了,因为局限于某一局部约束而眼界开阔;手法多样了,因为有了更多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丰富的积累滋养出悟性,想出解决这一人物的水墨之“方”,反复锤炼下,在生动的现实生活里顺理成章生成了“法”,想方设法,因而就有了自己解决问题的独到之处。

对写生中人物形象的个性造型、笔墨化造型,我们要执着,但不应僵执。在具体的实践中,你会发现很多以往司空见惯而不求甚解的问题,会有所新的发现和感悟,或有源流的思考,或有外延的奇思妙想,也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欲望。让这些朴素而厚实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笔落墨形而上,依形得势去壮形,依形壮形得造型。

写生最怕以惯性的“眼光”被看待,那进入不了真实生活状态中的人物形态。也不要以“正常”的构图,或人为设计的动态构图、姿态、笔墨技巧及色彩去对待写生。在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形象的独特和异样,尤其是很多服饰、道具、环境等等,繁杂凌乱、华丽



老味淘(国画) 任惠中

多彩、结构细密,纹饰的矛盾和冲突,很可能正是我们找出新的丰富笔墨关系的条件和机会。所以,我们要有很好的墨色和墨韵,还要有具骨气的线。骨线,要

用来支撑和硬化人物的结构。

心摹手追,探幽索微,纵心笔端。形象在比较中产生个性,服饰有时由繁归简,有时由简展繁。由繁归简是把细密的图案、装饰等,做归纳的笔墨化,有山水的皴法融入,有花鸟的勾填植入,繁琐多了需要整理,需要以一代十,需要归纳到与形象、服饰特征一致的层面。而有些简约的服饰则需要由简展繁,要丰富,要画出已显示的衣纹样式,更要写出内在的内容,以结构面出存在,以笔墨的结构写出气韵的节奏和气象。以此打破心中的四壁,寻找到自由的方向,有些看似率率的草逸之笔,却在透露出一种真真的感悟性。

当然,当我们在不同时间面对同一人物时,这一人物的形态也应有不同的笔墨效果。因为每位画家对人物印记是不同的,对传统的传承和理解也不同,因此他们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传统不仅在绘画、史料文字和文学作品中,建筑、生活物件及各个方面也都留存有明显印记,因此留在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笔墨趣味、精神气质等都会有所不同,如此才能产生多样面貌的人物画作品。当然,现实人物的一切存在都有其内在道理,而自己的笔墨语言能力无论强弱,也是真实的流露,所以大可不必在写生的过程中面面俱到。线与墨、线与线、墨与墨……在这种相互咬合、反复实践中,逐渐地使笔墨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完成人物造型的笔墨化。

在艺术创作中,有想法、有闯劲、有胆量,不一定都能表现出来,即使能表现出来,也未必完善成功。但没有想法不想去突破,不敢去打破一些习惯性的陈规,就肯定没有成功的可能。有了想法,值得肯定,但更需要完善,需要使想法变为现实,使想法变成具体内容落在画面里。笔墨中的用笔用墨,看起来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实深含着更多的艺术修养。艺术家对中国传统笔墨的认识深度非常重要,简单的理解会影响我们笔墨的含量,单率的运用会养成油滑的陋习,我们应在大量并勤奋的练习中,去体味中国传统笔墨的优秀内涵,在反复的写生实践中,去锤炼出最适宜自我表现的笔墨语言。不要害怕失败和挫折,因为我们去写生的目的就是面对自然状态的人物,在反复实践中去探索、去摸索,在长期的写生积淀中,在繁多的积累中,一点一滴地成就自己……

自说自画

画院动态

成都画院女艺术家抒写“墨彩仲夏”

本报讯 5月15日,“墨彩仲夏——成都画院女性艺术家馆藏国画作品展”在成都市美术馆拉开帷幕,共展出成都画院所藏朱佩君、高晓笛、姚思敏、李青霖、向洋、曾珍、卢贞、朱迪八位艺术家的55件国画作品。

女性画家在四川省国画领域有着极高的地位与成就,她们对巴蜀画风有着很大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都画院的女性国画家更是占据半壁江山,她们的作品不仅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审美与人文情怀,还具备多元化的艺术态度与艺术语言,为四川国画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突破性。此次展出的这些作品跨越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比较清晰地看到自成都画院成立后,女性国画家艺术发展的时代线索,同时也可观四川女性国画家发展生态的一隅。”成都画院青年策展人白晋菁说。

朱佩君系成都画院第一任院长,她延续了“皇家富贵”的院体工笔画传统,带领一众学生潜心研究,

为成都画院树立了高品格的艺术标准,也为画院的学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朱佩君的学生,高晓笛的作品风格温婉清透,给予观者“一花一世界”的自我生命体验。姚思敏用繁复且坚毅的线条寻求表现对象与自己心灵的契合点,画面浑然天成,酣畅淋漓。李青霖的作品意蕴深沉,造型严谨考究,笔趣墨法回味无穷,显露出其深厚的审美与艺术修为。

近年来,成都画院女性国画家的新生力量已经开始显露自身实力,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如向洋、曾珍、卢贞、朱迪,她们拥有更广阔的艺术视角和丰富的艺术信息,在她们作品中观念与技法并存,更多体现了艺术家对当下生存状态和当代性的关注。尤为让人瞩目的是,她们在创作中不但没有丢失传统技法,更是运用新观念、新技术,在继承中不断尝试和寻求创作上的更大突破。

该展将持续至6月4日。

(高素娜)